

海尾少年

段 斌 郭艺文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海 尾 少 年

段 斌 郭艺文著

林 塘 装帧·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嘉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03,000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778 定价(三)0.36元

第一章

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南国的山野。

群山环抱一怀绿水，一堵长堤横锁万倾碧波。

在巍峨的长堤上，没有一个人影儿。只见堤坝东头，一副小担子横在路中，扁担的一端空着，另一头系着酒筒、小食篮子，还有一个鱼丝网兜，里面装着几本书画；最显眼的要算那支拴着红穗儿的笛子。

这时，一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，从堤坝的西头开了过来。不一会儿，手扶拖拉机开到了小担子跟前，它被迫停了下来。呆了一会儿，仍不见担子的主人到来。

那驾驶拖拉机的中年人，终于喊了起来：“喂，这是谁的东西呀？”

在堤坝的岸边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妹仔终于站起身来。她头戴铜鼓帽，身穿花衫蓝布裤子，黧黑的圆脸庞上，忽闪着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，眼里闪烁着充满信心的光芒，那时常抿得紧紧的嘴唇，略微流露出几分犟性子。妹仔向堤坝上好奇地望去。

忽然，那司机座上的中年人高兴地喊着：“啊，阿燕，是你呀！”

“张书记！”阿燕高兴地回答着。她忙从岸边提起一个

鸭笼子，四只北京鸭在笼中嘎嘎地叫个不停。她向坝顶走了上来，边走边说：“张书记，您也会开拖拉机呀！”

“嗨！咱们公社张书记呀，本来就是工人阶级出身嘛。”一个站在拖斗上的年轻人插嘴说。这青年两手叉腰，袒露着胸膛，红背心上露出“机务队”几个大字，好象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拖拉机手似的。

张书记打量着阿燕问：“你这是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到滨海大队海燕村去。”阿燕答。

“你阿公呢？”

“他早就到海燕村去啦。”

“你到那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到那里去落户呀。”

张书记忽然不高兴地说：“到那儿去落户，谁同意的呀？”

阿燕不解地看了张书记一眼，没有言语，忙挑起横在路中的担子。

“嗨，我们队把房子都给你们家准备好啦！”那青年忙说。

阿燕担着东西，仍然不语。

张书记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好吧，你快上车，跟我走。”

“我不！”阿燕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。

“阿燕，你也不听我的话？”张书记说。

那青年忙帮腔说：“小阿燕，听话呀。为了全公社的农田旱涝保收，修水库淹了你们青松岗大队。你们为大家做

出了牺牲，做出了贡献，我们红荔大队，你可能也知道……”

阿燕笑着说：“谁不知道你们红荔大队，是有名的先进队。”

“我们红荔大队全体社员，实心实意地欢迎你们到我们队来安家落户。现在就一块走，来，快上车吧。”年轻人说着，就要动手帮阿燕拿东西。

“不！”阿燕挑着担子，生怕被抓住，忙向前走去。

张书记从司机座上跳了下来，撵了上去：“阿燕，阿燕，你阿公年纪老啦！……”

“不老，不老，就是不老！”小阿燕挑着东西，加快脚步，几乎小跑起来。

“阿燕，你站住，听我跟你说……”张书记边追边说。

不一会，那青年开着拖拉机追到了阿燕的跟前，骄傲地说：“嘿！你想跑！跑得过咱们机械化！”

小阿燕侧身一闪，忙奔到坝头的山坡小道上，这才回首说：“哼，别神气！有什么了不起呀！你等着吧，我们海燕队准能做到点灯不用油，耕田不用牛，还要超过你们呢！”

“嘿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，到底是老劳模的孙女！”小青年坐在车上赞赏地说着。

张书记赶上前来，大声地说：“阿燕，告诉你阿公，说我有意见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没听见！”小阿燕向坡头走去了。

“这个妹仔！……”张书记无可奈何地望着小阿燕。

“可惜呀，眼看着个劳模，叫人家给抢走啦！”青年望着

阿燕的背影，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张书记望着远去的阿燕，高声喊道：“阿燕！告诉海燕队的队长，今年一定要按科学的办法种田，眼下要坚决抓紧合理排灌！听见了没有？”

阿燕终于站了下来，这回一字一音地大声回答说：“听——见——啦！”

青年看着山坡小路上的阿燕，问张书记：“您在他们那里搞土改的时候，这妹仔才出世吧？”

“可不。”张书记重新跨上机车，手扶拖拉机终于开走了。

阿燕又返回原道，一直目送着那辆轻便的手扶拖拉机，开向薄雾朦胧的前方，这才挑着小担子，轻快地走出了坡岗。她回首望去，天边，云雾大山象一排排登天的石阶，一级一级地向南海铺来；前方，那濒临南海的望夫山，奇峰突起，云缠雾绕，真象一位满怀愁思的农妇，日夜地眺望着那浩瀚的海洋。从大山里流来的清水河，流经丘陵岗地，进入宽阔的沙滩地。清清的河水显得格外平静，仿佛十分留恋这四季如春的大地。

岗地上，连绵不断的人造林海，整齐的橡胶树林，一片郁郁葱葱。这里真是鸟儿的天堂，各种各样的鸟儿在远鸣近唱。彩燕迎着这南国的早春，一对对，一双双，时而贴地掠过，时而抖翅凌空，穿云破雾，把春汛春雨春风引向北方。

林海中宽阔的夹道，使人充满了梦幻的感觉。修长的柠檬桉，潇洒的木麻黄，庄重的塔松，还有大叶桉小叶桉等

等，整齐地排列在这青春的土地上，组成一道道无尽的长廊。在长廊里穿行的人们，仿佛是在这绿色的海洋上漂浮的一叶扁舟。

夹道上，长途客车、货车、军车、手扶拖拉机、自行车不时地来往飞奔。雄赳赳的男女民兵队伍，高唱着战歌走向靶场。

阿燕好象是有意要在这里徘徊，轻足慢步，细思细量。她在那片柠檬桉的树林边歇了下来。行株整齐的柠檬桉，灰色的树干修长而光洁，直指天空，梢头稀疏的枝叶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飒飒作响，象在迎春吟哦。

阿燕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阿公与她同行林海时的一番叙谈，这片土地，解放前，曾经是荒漠不毛之地，大风刮起，飞沙走石，可以把行人的脚杆打伤。那荒野里也曾长过几棵稀疏的树木，但树皮竟被飞沙走石剥得精光，最后都枯死在这苦难的土地上。解放以后，挺起了腰杆的穷苦农民，坚决响应党和人民政府要绿化祖国的号召，在这里战天斗地，植树造林，这才驱走了飞沙走石，给荒野披上了绿色的盛装。

阿燕面对着这莽莽林海，这鸟儿的天堂，这青春的大地，深深地被家乡童话般的美景吸引住了。她心头充满了要建设家乡的热望。

阿燕重新挑起担子，敏捷地向前走去。走出人造林海，又是一番新天地，只见两山之间有一座巨大的渡槽飞架，天河里轻舟扬帆。

这时，薄雾消逝，显露出朗朗晴空。阿燕走上一座山顶，极目远眺，只见朦胧的南海，渔帆点点，滨海盐场的风车在飞转。

阿燕走下山坡，来到退了潮的海尾边。对岸围滩造田的海堤上，用白石子砌成的“愚公移山、改造中国”的标语格外醒目。阿燕挽起裤脚管，脱下凉鞋，走过海汊，来到静

水中的禾苗格外

速向喊声跑了过去，忙不迭地喊道：“喂！是我的！是我的！不许动！谁给我弄跑啦，我剁了他的手！”

志起向前张望了一会，说：“看，那就是秉德，他当着田间管理员，可是成天尽干自己的活儿！走，去看看。”

志起跟强公二人扛着锄头，向丛树坡脚下走去。

那高声呼喊的女孩子，原来就是阿燕。她挑着小担子，好奇地看着那只被弓子套住的山猫。这个困兽仍在龇牙咧嘴地挣扎着。

“是我的！”秉德气喘喘地跑了过来，他赶忙解下腰上的鱼篓子，“要不是来得快，说不定又叫谁捡了便宜呢！”

“谁捡你的便宜呀！”阿燕不高兴地说。

“你不捡，有人捡！”秉德小心翼翼地将这只肥壮的山猫，塞进了鱼篓里。

阿燕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就向前走去了。她刚走下坡头，发现强公正向这里走来，忙喊：“阿公，阿公！”

强公笑着迎了过来。

江志起一听阿燕招呼强公，已经知道她必是老人的孙女，便高兴地说：“啊，你从外婆家来啦。”

阿燕打量着这位热情洋溢的人，只见他年纪三十五六，粗手大脚，黑里透红的胸膛，身上穿件褪了色的军上衣和灰布裤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村干部。由于不相识，阿燕不知该怎么称呼对方，她只是傻呵呵地笑着，没有言语。

强公忙介绍说：“这是咱们海燕村的生产队长。叫志起叔。”

“志起叔。”小阿燕腼腆地叫了一声。

这时，秉德扛着弓套子，挑着沉甸甸的鱼篓走了过来，得意地说：“队长，你看，这只偷吃了你们家鸭子的山猫，给我捉住了！”

强公逗趣地说：“秉德，今天运气不错呀！”

秉德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可不，你看，真肥呀！足有五斤重。墟里收购站，认一块三一斤呢。队长，下午我请一会儿假，到墟里去一趟。”

志起冷冷地说：“秉德，不要肥了你自己，丢了集体啊！”

“队长，这话怎么讲呀？”秉德不高兴地问。

志起说：“你听社员们怎么说你吧：秉德公，田垌走，腰里不忘挂鱼篓，手里拿着锄头把，眼里尽把螞蟥瞅，……底下还有一段，我可记不住啦！”

秉德显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：“我顺手捡了几只螞蟥，这也瞅着眼红了！……”

强公开导说：“秉德，不能这么说，田垌管理，你也是老手啦。田垌管理抓不紧，水深泡烂了苗，缺水败了秧，草多欺了谷，这都是大事情啊！”

秉德申辩说：“谁说不是呀。您看，我哪一丘田都不缺水！”

志起打断他的话：“是呀，这倒省事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那一块田呈水都灌得满满的。你自己瞅瞅大畝那一垌田，秧插下去半个多月了，还泡在深水里，根都泡黑啦！能不影响发棵！你自己每天多捡了几个鸭蛋，可丢了队里上万斤

谷于！”

“啊哈！——好大的罪过！趁早，免了我这份差事吧！”
秉德气冲冲地离开了这里。

志起忍住性子，呆了一会，他望着远去的秉德说：“这回，你难不住我！你不干，正好！你这独龙挡不住千江水！强公，你这活龙王，今日个就把这锄把子接过来吧。”

老强公说：“要改变这种人的心思，真不易啊。以后怎么办，还是先跟社员们商量商量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志起感慨地对阿燕说，“阿燕，你跟阿公到我们海燕村来落户，这可是从米箩里往糠箩里跳呀！”

阿燕忙说：“才不呢！我阿公说，到海燕村来落户，我们是往金窝里跳。”

志起笑了起来，他望了强公一眼，疼爱地抚摸着阿燕的头发：“打鼓看头槌，好样的！大叔欢迎你这个金凤凰！”

阿燕反而害臊了：“我……我才不是呢！我还什么都不会，人又小……”

“人小志气大嘛！不会就学。”志起说。

队长热情亲切的态度，立即使阿燕不再感到拘束。她想起刚才路上碰到红荔大队拖拉机手的事，忙问：“志起叔，咱们村什么时候买拖拉机呀？”

“嘿！一进门就要机械化呀！”志起不由得笑了起来，他喘了口气，严肃地说：“大叔看见人家闹机械化，我也眼热啊！……可就是咱们家底还薄呀。”

阿燕非常自信地说：“志起叔，我们一定要撵上全县有

名的红荔队！”

“对！要带上他们！今年一定要办好粮食，还要来个全面发展，大搞多种经营。大帮小凑，逐年积累资金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！”

强公点着头说：“对！发展生产，改变落后面貌，要有长劲儿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”

志起说：“强公，我正想跟你合计这事呢。”

强公高兴地说：“好呀。我就是瞅着海燕村里有金窝，才来你们队落根的呢。”

“三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！”志起快活地笑了起来。

阿燕想起张书记托付她的事，说：“志起叔，刚才，我在道上碰见了公社张书记，他要我告诉你：今年一定要按科学的办法来种田，要赶紧大抓合理排灌。”

“好。”志起点丁点头。

“还说什么没有？”强公问。

阿燕答：“别的没听见。”

强公有点埋怨地说：“没听见，那你怎不问一声呢？”

“就是听不见嘛。”

“嗨，你这个妹仔。”强公深知孙女的脾气，“好吧，你先到村里去，我们还要到田垌里去看看。”

阿燕挪了挪肩头的小担子，说：“我走啦。”

志起忙说：“阿燕，这回你可真是不知道自家大门朝哪开罗！我找个人引你一下吧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会打听。”

志起叮嘱又说：“刚才我看见小阿电，跟灵仔在付头河湾里钓鱼，你路过那儿，叫他们引你一脚。”

“小阿电，我认识，修水库的时候，我还带他一起玩过呢。”阿燕挑着小担子，心情愉快地向前走去了。

志起和强公来到一块被流水积沙压没了禾苗的田坎。志起心痛地说：“你看，这场雨下过四五天啦，流沙盖住了这么一大片禾苗，秉德这个田间管理员就看不见！社员们早就想换掉他，就是找不出个接替的人。”

两人撂下锄头，忙走下田去，用双手掬水，冲着被雨水流沙淹没了的禾苗。强公边干边说：“咱们海燕队要来个大翻身，就得从种好每一兜禾苗，插好每一根甘蔗起手啊。”

没多久的工夫，他俩终于用水慢慢地冲散了积沙。那块被埋没了的禾苗，重新舒展开那青翠的嫩叶。

太阳已经当顶了，啼午的鸡声一阵阵从村子里传来。阿燕走出了坑口，站了下来，好奇地向眼前的村庄打量了好一阵。

海燕生产队是个大村子，村落前临陡坎，一大片繁茂的荔枝林围护着村庄，房屋都在竹遮树掩之中。离得稍远一点，就很难看见村中的房舍。中午的田野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；只有村里的鸡鸣狗叫，以及那密林梢头升起的缕缕炊烟，仿佛在热情地召唤着小阿燕。

阿燕凝神地望着前面的村子，一种神秘和陌生的感情油然而生，骤然间，她的心儿急促地跳动起来。其实，阿燕

对这里并不陌生，以往同爷爷一起赶墟的时候，曾多次来过海燕村呢。

阿燕将担子换了换肩，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些，她沿着小河岸继续向前走去。没走多远，阿燕来到了一个小河汊边，她用一只手掀起两只裤脚管，趟过小河汊走向对岸。

在前面不远的河滩上，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，浑身上下弄得象个泥猴似的，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打筹。

那个十三四岁的大孩子叫阿灵，留个小平头，浓眉大眼，健壮的体格流露出一股蛮劲，左额角上一道不太明显的疤痕，标志着他那顽皮的个性。他穿件草绿色的上衣，敞着胸襟，把衣袖卷得高高的，半新不旧的蓝布裤子，一只裤腿高卷着，光着一双齿耙似的大脚巴丫。他脚前有个拳头般大小的土窝，窝内斜放着一根六七寸长的小棍，右手拿着一根一尺来长、削得溜光的棍子，不断地摇晃着，故意挑逗着说：“看好呀，看好！……”

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叫阿电，留着锅铲头，乱七八糟地象个麻雀窝。他穿的白上衣脏得说不上是个啥颜色了，灰布裤子的裤脚湿淋淋的，脚上的解放鞋有一只已不知去向。小阿电的这副模样儿，活象个刚从土里扒出来的“出土文物”。他这时已满头大汗，喘着粗气，但还是微弓着腰，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盯着阿灵，随时准备对付阿灵打出的花招。

阿灵虚晃了一招，就在小阿电的动作为之一乱之际，迅疾地用手中的棍子，将土窝中的小棍敲弹起来，紧接着又用

手中的棍子，将那腾空而起的小棍，打向老远老远的前方。

小阿电象触电似地冲了过去，企图接住那根在头顶飞逝的小棍。

这时，阿燕挑着小担子，正要穿过这里向村头走去。那在空中飞逝的小棍子，刚巧不前不后地打在阿燕的铜鼓帽上。阿燕楞了一下。猛然间，小阿电不顾一切地疾速奔来，差点跟阿燕撞了个满怀。

小阿电忙拾起落在地上的小棍，看了阿燕一眼，一楞，说：“噢，阿燕姐，你来啦！”

阿燕扶正了头上的铜鼓帽，忙问：“小阿电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这时，站在远处的阿灵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你输啦！这鱼全是我的啦！”说着，顺手拎起了鱼篓子。

“不行！不算！你骗人！你骗人！”小阿电心急火燎地跑上前去，抓住阿灵手中的鱼篓，哭吱吱地争夺着。

阿燕见他们在打筹赌博，心想真不象话，忙走上前去，说：“哈！你们还敢赌博呀！”

阿灵不解地看着阿燕。这时，阿燕放下担子，上前帮阿电夺着鱼篓，说：“不行！你赶紧把鱼还给他。”

阿灵冷冷地打量了阿燕一番，然后十分傲慢地说：“你算哪儿来的？！”

“算哪儿来的？大路上走来的！”阿燕毫不示弱地回答。

阿灵故意挺起胸膛向阿燕靠近了一步，好象要与对手比比高矮似的，神气十足地说：“嘿！大路上走来的，我见过

千千万！我还以为是天上掉下个活仙姑呢！你呀，管不着！”

阿燕摘下头上的铜鼓帽往地上一搁，象她阿公似的把脖子一歪，毫无惧色地说：“你这种坏剥削思想，我就是管得着！”

“嘿！看不出，你还是个小‘管得宽’呢！”

“就是‘管得宽’，怎么的！”

小阿电站在一旁，张着个嘴，象看傻了似的。

阿灵又故意学着大人说俏皮话：“我给你提个打防预针的意见：你过你的桥，我摸我的鱼，碍不着你。你快走，免得溅你一身泥！”

阿燕两眼瞪得溜圆地说：“你老老实实把鱼都还给阿电！”

阿灵从来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对手，肚子里的怒火终于憋不住了，他冷不防地使劲儿把鱼篓子一拉。阿燕的身子跟着一晃，她急忙站稳脚根，使劲拽着鱼篓子说：“走，找你们家的人说理去！”

“说理？他输了，就该乖乖地把鱼给我！”

“不行！赌博是犯法的，你这是剥削！”

小阿电在一旁忙帮腔说：“对，他就是想剥削我！”

“呸！剥削？你输了就该给我，少一条鱼仔都不行！”阿灵举起了手中的棍子，威胁地对阿燕说，“你再也不松手，我就要对你不客气啦！”

“你敢！”阿燕强硬地回答。

阿灵蛮不讲理的棍子，终于向阿燕打了下来。阿燕急忙抬起左手一挡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阿燕手腕上的石镯子被打断了！

“阿燕姐，他把你手镯子打断啦！”小阿电忙从地上拾起一截寸把长的残镯子。

阿燕松开了鱼篓子，惊愕地看着那仍套在手腕上的残缺的手镯。

阿灵也楞了，他说不出来的感到意外呢，还是有点害怕了。

“好呀！你……”阿燕忙从阿电手中接过那段残镯子，一个劲儿地往那缺口中衔接着，仿佛只要她多衔接几次，这个被打断了的石镯子，就会重新愈合起来似的。

她痴痴地看着手中的残镯子，两眼冒出了泪花。

“阿燕姐，要他赔！”

阿燕被提醒，忙抬起头来，伸手去逮阿灵。

阿灵一躲，没被捉住，他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。

阿燕紧追了一阵，没有追上，气得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，喊道：“你跑！你……你跑不了！”

“谁叫你多管闲事的，活该！”阿灵站在远处，重新恢复了他那蛮不讲理的神态。

这时，小阿电也跟了上来。阿燕禁不住又向远处的阿灵瞅了一眼，气喘喘地问：“他是谁家的？”

小阿电忙答：“他阿妈叫彩婢，他没有阿爸。”

阿燕思索着：“彩婢？”